



怀念——  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 
线索征集  
E-mail: www85193207@126.com  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## □许晨

一阵凉风吹拂，几片黄叶飘零，站在高层住宅的落地窗前，望着那辽远的天空、浮游的云朵，不由得又想起了我的战友和兄长炜宾……

那是不久前——9月1日，我正在外地出差，突然接到办公室主任打来的长途电话：你有一个朋友叫高炜宾吗？他前天去世了！家属找不到你的手机号，打到单位来了。今天上午举行告别仪式。

啊？！闻言我的心里“格登”一下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炜宾兄，真是你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胖乎乎的身材，乐呵呵的模样，宛如弥勒佛一样，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，正准备轻松潇洒迎来“人生第二春”呢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前些日子，我还说要去看你，在一起好好聚一聚哩！可惜我现在才知晓，就是插上翅膀飞回去，也赶不上与你做最后的告别了……

当机立断，我马上打电话找到负责治丧的人员，请他们代我送上花圈表示悼念。出差回来后，我立即与爱人一起去看望炜宾的夫人王永红和孩子，看望炜宾年已八十八有三的母亲兰英老师。一迈进那熟悉的客厅，一看见那亲切的脸庞——已经是鲜花簇拥的遗像了，我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，情不自禁地上前叫了一声：炜宾兄啊，你咋走得这么急啊！

从那天起，我就暗暗决定为他写一篇文章，是祭奠、也是纪念这位兄长似的老战友。可是一来事务缠身迟迟未能静心思索，二来千头万绪意乱如麻不知从何落笔，每每坐在电脑前敲打一阵，又不满意统统删了去。直到今天再逢一个周日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找出影集翻看昔日的照片，那些过往的岁月、那些难以磨灭的情感，如同远山涌出的小溪汨汨流来……

高炜宾，由于家庭的熏陶，酷

爱文学艺术，勤奋写作，1976年调入烟台地区文化局文艺创作组，两年后，又被济南军区空军特招入伍，在济空文工团和政治部创作组任创作员。1985年入山东艺术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。1988年转业至山东电影电视剧创作中心《影视文学》编辑部，历任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、《时代影视》副主编等职。

说起来，我与高炜宾的经历相似，是真正的老战友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我是德州齿轮厂的一名青年工人，因喜欢舞文弄墨，调入德州地区文化局，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文。1979年春天——也就是比他晚几个月，我被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特招入伍，当了一名创作员。后来，我调至空军航空兵某部任宣传干事，1987年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毕业后回到原部队任宣传股长，1991年转业到《山东文学》做编辑工作。我们的生活轨迹在济空创作组有过一段交集，互相熟识并成为了兄弟似的好友。

炜宾的父亲高玉铭先生，曾经当过话剧演员、导演，后任山东省文化局艺术处处长、副局长，山东戏剧家协会主席。母亲兰英女士也是话剧艺术家出身，曾任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、表演系教授，学生里有影视明星倪萍、陈谨等人。按说他家学深厚，父母在文艺界影响大，可他从未显露出一点儿优越感，平常十分低调随和，为人处世总是脚踏实地。

炜宾年长我七八岁，参加工作也早几年，经历和阅历都很丰富，为人厚道、正直，宽宏大量，不愧为大哥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们俩经常一起深入部队，体验生活，一起搞创作。有一次，为了完成部队首长交给的写作任务，我们到胶东半岛上的驻军某部采访。这对于生长在鲁北大平原上很少见到大海的我来说，充满了向往，而烟

台则是高炜宾的老家，非常熟悉海滨风情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一行的导游和组长。

印象特深的是，他喜欢吃海鲜喝啤酒，一到烟台，首先引领我找到一家熟悉的饭店，要了几大盘热气腾腾的贝类，外皮黑黑的，形状像菱角。看着我诧异的神色，他得意地笑了：没吃过吧，这是海虹，一种物美价廉的海产品，就着啤酒，那滋味太美了！果然，我品尝了几个，立刻“上瘾”了，开怀大嚼，风卷残云般扫了一盘又一盘。炜宾好酒量，啤酒一瓶接一瓶，不过也为日后身体不适应埋下了隐患。时过多年，我还常常想起那顿“海虹大餐”……

反映空军某部夜航飞行员事迹的报告文学《起飞，在星光满天的时刻》写成了，即将发表之际，他执意将我的名字署在前面，理由是我写了第一稿，应该是“先来后到”嘛！其实，我知道他是作为兄长有意谦让了。由此，我们合作多次，从来没有因为“名利”问题发生过不愉快之事。这在经常听到谁先谁后风波骤起的“文艺圈”里，实为一桩佳话。当然，这主要得益于炜宾兄的大度。

1984年春天，济南空军部队出现了一位英模人物，全国大小媒体争相报道。我和高炜宾也当仁不让，以饱满的热情采访写作文学作品。南下北上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我们以此为题材连续写出了广播剧《一个老战士的歌》、电视剧《战歌没有消逝……》，均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，效果很好。后来我俩还据此创作了一部电影剧本，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看中，邀请前去修改剧本。正值盛夏时节，我们住进八一厂招待所听意见、改本子。可能因为天热心烦，加之年轻气盛，有一天我在饭堂里因琐事与人争执起来。炜宾闻言，立即走过来站在我旁边。他身高块大，

## 逝者档案



姓名：高炜宾  
终年：62岁  
籍贯：山东烟台  
生前身份：山东电影电视剧创作中心《时代影视》副主编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

没说什么话，只是拿眼看着对方，竟使那人偃旗息鼓了……

说实在的，改电影本子是个累心的“活儿”，编辑、导演一会儿一个主意，时常令人不知所措。作家们谈起“触电”往往色变。前前后一个月，我俩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《春天后面不是秋》终于通过了审查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拍成，但全文发表了，也算没有白忙活。这一段时间我们天天同吃同住同劳作，晚饭后一同散步聊天，星期天一同上街购物，更加深了兄弟情谊。炜宾的宽厚待人和淡然行事，使我永远难以忘怀。

再后来，我调到航空兵部队基层任职，又去北京上学，而炜宾则转业来到山东电影电视制作中心任职了。天各一方，不常见面，可我

们的友情没有被分开，时常书信往来。我有了难解的话题，愿意向这位老大哥诉说一二。不久，我也转业进入山东省作家协会工作，都在省会泉城生活，相互更加关心着对方。每当我有了新作品，他都是由衷地高兴并祝贺。那一年，我整理房间时不慎受了伤，躺在家里休息。他听说了立即前来看望，陪我聊天解闷……

他在《影视文学》及后来《时代影视》编辑部工作的情况，我不太了解，但据说与在部队一样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热爱党的广播电视事业，公道正派，谦虚谨慎，淡泊名利，对年轻同志无私细致的传帮带，为刊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高炜宾曾经总结了两条富有哲理的格言，被收入200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人生格言经典》一书。一是：“得之淡然，失之泰然。顺其自然，心地坦然。”二是：“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心态都应该由两句话去调整，一句是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’；另一句是‘都会过去的’。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概括了他以貫之的人生态度。

近年来，我工作任务较重，事务性工作也多，与炜宾见面机会少了。总认为他心宽体壮，有时间再好好聚会。谁料想，他竟一病不起匆匆走了，转瞬间阴阳两隔，怎不让人惊心失色！

在这寒意袭人、黄叶飘落的时节，忆念追思犹如窗外的绵绵细雨一样，不停地敲打着浸润着心田，可惜炜宾再也无从知晓了。他匆匆走过了不算短暂也不算长寿的一生，没有留下什么壮举与豪言，但那朴实热心的点点滴滴，却永远留在他的亲人、朋友与同事心中。

我想，世间多是普通人，平凡凡过一生，只要心地善良，忠孝诚信，就值得我们大家深切地怀念。一路走好！我的战友，我的兄长高炜宾……



投稿信箱：  
www.3207@163.com

## 与魏启后先生的文墨情缘

## □郑梅生

1977年我考入山东师大读书的时候，就熟知济南有位叫魏启后的先生，他毛笔字写得好，常想能有缘拜见。巧合的是，我毕业分配去了银行工作，知道了魏先生就在山东省人民银行供职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竟然还和魏老先生同住经四纬一路银行宿舍西单元五楼，对门邻居七年。

1982年元旦刚过，我到了省行储蓄处报到上班。从此，我接手了先生以前所从事的业务宣传工作，也就坐在了他曾经坐过的办公室里。往后的日子，我常去请教他，就这样，老人与一个后生便有了师生之谊。每次拿去的书法作业，他都仔细点评，有时一笔一画都要亲自示范，唯恐我起步走偏。在魏老的悉心教诲下，我的水平提高很快，一点一滴的进步，先生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。凡有书画友人聚会，先生也常愿意约我一块参加。

大约在1998年8月，正是三伏天的一个午后，袁毓渝兄约了时已离休的原山东省工商银行行长宋修义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郭志光、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夕杰及魏启后诸先生小聚，我一同前往陪侍，驱车去山师北门对面的一小店内饮茶。店主是熟人，我们是常客，店内凉风徐徐，品茗茶，赏字画，其乐融融。落座后，相互不用寒暄，先生们海阔天空，谈古今、论书画，滔滔不绝，茶过三泡，香气沁润，大家兴致盎然，即妙语连出。郭先生首唱一句：“想喝茶，去喝茶，不为喝茶来看画。”魏先生遂趣对下句：“要看画，来看画，不是看画去喝茶。”此时此景，自然、人文、香茗、书画合一，先生们那种超然洒脱、

无拘无束的意境涤荡着那个夏天的喧嚣炙热。“好句子，魏老先生何不书下来！”大家击掌称道。魏老笑笑，说：“还是郭老师写吧。”郭先生一边斟茶一边笑称：“不可，不可，既如此留得由年轻人写更有意义。”可惜，眼前没有笔墨，只有众先生的笑声。笑声，伴随着夕阳西下，谈兴却始终不减。我想起了茶比酒香的话，文人真有福气啊。

当时，我只是在忙碌着，却没想到去找来笔墨让先生记下这一趣联。这么好的句子，若让这么一个大书法家写下来该多好啊。

后来，由于工作调整，我和魏先生联系的机会少了，再后来，这事也就淡忘了。今天想起来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一千多年前，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，一个山东人王羲之在会稽山阴写下了三百二十四字的一片小纸，成就了流传千古的《兰亭序》。世上传下来的有很多好东西，但很多好的东西却没有传下来，也不能再传下去了。魏先生没能写出自己唱和的句子，也就无法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一幅墨迹了。

去年底，魏先生也继宋先生后驾鹤仙逝了。走的时候，我去为他送行，去的人很多，眼里都含着泪水。

我写出了这副对联，送给了我的师父，他要挂在很多人能看到的地方。我的字写得不好，但其中的滋味明白人都会体味出来的。

魏老先生去世一年了，人们时时地想起他，他一生为普通人家书写了很多字和画，为大众所热爱。他是一位为人民而书写的人，一位身怀厚学的老师，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，一位真正的书画大家。

## 牵着蜗牛上路

## □乃馨儿

前些天无意中看到一首诗——《牵着蜗牛去散步》，这首诗很有意思，它是这样写的——

“上帝给我一个任务，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我不能走得太快，蜗牛已经尽力爬，每次只是往前挪那么一点点。我催它，我唬它，我责备它，蜗牛用抱歉的眼光看着我，仿佛说：人家已经尽了全力！我拉它，我扯它，我甚至想踢它，蜗牛受了伤，它流着汗，喘着气，往前爬。真奇怪，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……”

这首诗让我特别感动，觉得这只小蜗牛怎么就像自己的女儿呀！

女儿做事也喜欢慢腾腾的，每天早上赖床不肯起，一件外套左选右挑来挑去，两排小牙齿能刷半天，一碗饭吃个把小时。当终于准备妥当叹口气可以牵着她的小手上幼儿园了，可她毫不理会你焦急的心，依然走得慢慢悠悠、磨磨蹭蹭。这一路上她的嘴里还



会冒出无数个奇怪而好笑的问题，而你还得耐心地回答她的提问。最头疼的是，如果她看到一只飞舞的小蝴蝶或在路上的小蚂蚁，她竟然可以兴致大发地观察半天，让你在边上干着急。

这几年看到同事们都在赶趟儿似的带着孩子学钢琴、学美术、学芭蕾、学书法、学主持……我心里那个急，只想着赶紧把住在老家爷爷奶奶身边的女儿接回来，牵着这只落后的小蜗牛冲到队伍前面去。可是这只小蜗牛却只顾沉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唱着我们听不懂的歌，画着我们看不懂的画，抚摸着路边无人理睬的小草，欣赏着我们不屑于眼的寻常风景。

有一次当我和老公又在为上哪所重点小学争执的时候，我赌气地问了女儿的意见。谁知女儿歪着头，眨巴着眼睛，很认真地想了想：“嗯，我不想上小学，我还要去原来的幼儿园！”望着女儿稚气天真的小脸，我才知道原来小蜗牛也有自己的想法，而我却从来不曾理会过。

或许所有的妈妈和我一样，都牵着一只这样的小蜗牛，心急如焚、紧赶慢赶地向前冲着，可是身边的这只小蜗牛却总在说：我好累，慢点，再等等，我要坐一下，咦，天上那朵云变成红色的了，好像一群羊在吃草呢……

记得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听过一个妈妈的困惑，她说，如果我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，那就我欠孩子一个成功的成年。快乐的童年，成功的成年，哪个重要？

这个妈妈的困惑是不是也是所有妈妈的困惑？每个妈妈都牵着一只小蜗牛，每只小蜗牛都要爬过一段漫长的、长满荆棘、布满坎坷的遥远路途，在这段路途中蜗牛也会累、会烦、会厌倦、会哭鼻子，甚至会放弃。而那些牵着蜗牛的妈妈们，或许应该静下心来，放慢脚步，给小蜗牛一点喘息的时间，让它喝饱水，伸伸小懒腰，打个小盹，然后再让我们牵着它继续上路呢？